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修昔底德注疏

魏朝勇 熊文驰 ● 主编



[美]斯塔特 Philip A. Stadter ● 编

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The Speeches in Thucydides:
A Collection of Original Studies with A Bibliography

王涛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修昔底德注疏

魏朝勇 熊文驰 ● 主编

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The Speeches in Thucydides:
A Collection of Original Studies with A Bibliography

斯塔特 Philip A. Stadter | 编

王涛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美)斯塔特编;王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The Speeches in Thucydides: A Collection of Original Studies with a Bibliography

ISBN 978-7-5080-6633-2

I. ①修… II. ①斯… ②王… III. ①演讲—研究—古希腊—文集 IV. ①H0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5933号

The Speeches in Thucydides: A Collection of Original Studies with A Bibliography edited by Philip A. Stadter. Copyright © 1973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27514 USA

www.uncpress.unc.edu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7-4137号

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美] 斯塔特 编

王涛 等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开

字 数:129千字

印 张:5.75

定 价: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修昔底德注疏”出版说明

当我们聆听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正义、公民德性、最佳政制、礼法与自然的讨论时，思绪中往往呈现出那座伟大、静穆而不免令人感到孤寂的城邦，并会在不经意之间把它安放在某个高山之巅或孤岛之上。唯有柏拉图笔下的《蒂迈欧》在讲述那块烟波浩渺的大西岛时，“引入”了越洋而来的敌人，尝试着在战争这样的“运动”中考察城邦，然而，大西岛还只是一个模型，只拥有一个城邦和一个敌人，其“运动”也是一个设计好的样板。类似地，亚里士多德曾专注于考察另一种特别的“运动”——城邦党争，但基本局限于城郭之内。他甚至考察过雅典远古以来的全部党争史，但看不出这种城郭之内的争斗与斯巴达等盟友以及城邦的敌人有什么干系。相比之下，修昔底德则考察了“世界”中几乎所有的城邦，并命令它们全部彻底地“运动”起来，彼此或敌或友，各个求取生存——《战争志》沉郁而令人激动，贴近现实，探讨了所有政治体的野心、恐惧及历史命运。

今朝看来，修昔底德似乎是在“国际体系”中考察大国的崛起与未来。有别于当今所有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是，修昔底德没有把城邦或国家简单地抽象成封闭的政治单元，然后以这些政治单元的外部实力作为变量，按照恐惧与制衡这条“万古不变”的单一原理，“现实地”测算霸权与体系的未来。如果不去观看政治单元内部的“黑洞”，不去探讨具体政治体的城邦民德性、政治领导人的决断与谋略、特定历史时期的

地缘结构、国家财富的增长之道,不去追究国家实力这一“自变量”的自变量,怎么可能把握国际政治的历史与未来?

《战争志》名曰记叙战史,修昔底德所贡献的却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客观史学”:他既务求史实准确,又努力编修史实,“选取最有意义的方面予以评说”。如果在他面前存在过一部客观史实,那么他所留下的则是他对这部史实的深思;他的传世瑰宝是自己的思考,而非客观史实。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同时阅读两部大书:那场战争以及政治思想家修昔底德本人。

修昔底德因预期到那段伟大历史的到来而开始着手他的记叙与思考,如今我们似乎又临近另一段伟大历史,从修昔底德那儿获取教益,岂非正当其时?“修昔底德注疏”以编译《战争志》笺注体汉译本为要,辅以西方学界研究修昔底德的精深之作,以助我们把握即将到来的伟大历史。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申组

2010年7月

中译本说明

古希腊—罗马的纪事作品中必须包含一些演说辞几乎成了惯例,这来自荷马开创的纪事笔法,并在修昔底德《战争志》中得到发扬光大,从此成为后世纪事写作效仿的传统。演说辞主要被用来解释一些基本观念或涉及的重大事件。从形式上看,演说辞是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在说话,其实,也很可能是纪事作家借机发表个人见识的一种笔法。如果我们追究书中记叙的演说是否真有其事,或演说辞的每句话是否都是演说者本人的话,就会失去领会作者笔法的机会——古代的读书人大多熟悉书中记叙的那些史实,他们也懂得,这类演说辞往往是作者的写作手法,是作品总体风格的有机部分。古希腊读书人不会把纪事作品当作实录品,而是视为作品,从而看重的是书中出现的演说辞在内容和精神上是否与演说者的身份相吻合。

本书是研究修昔底德《战争志》中的演说辞的文集,对于开拓我国的西方古典史学名著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感谢刘小枫教授向译者推荐本书,以及在译者懈怠之时的不断鞭策。

本书初译分工是:王涛翻译序言和引论,孙夏翻译第1至5篇,陆建松翻译第6至9篇。王涛校对全文,因文风差异改动难度太大,王涛重译了第1至5篇,仅第2篇采用了孙夏的部分译文,我们对孙夏付出的宝贵时间和努力深表谢意。王涛最后统稿和校译了全书。

2 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伦理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熊文驰博士对译文中希腊词句的处理以及建议,感谢德国马堡大学李鹏博士对注释中部分德语和法语的处理以及建议。尽管译者竭尽所能,译文中的讹误、曲解以及诘屈聱牙之处,均由本人承担相应责任,欢迎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王 涛

2011 年 4 月于哈佛大学

序 言

[vii]1972年3月26日至27日,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古典学系主办了一次主题为“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的学术研讨会。高质量的参会论文、听众与参会者的显著受益以及研讨主题的一致性与重要性,都说服古典学系以书稿形式来呈现这些论文,同时对之进行一些必要与适当的修改。

古典学系在出版资金上受益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学术研究委员会,同时还受益于所有通过言与行,鼓励和支持开办研讨会与出版书籍的人。特别要感谢杨教授(Professor Douglas C. C. Young)(他阅读了书稿校样,发现了若干讹误),以及院系秘书哈尼卡特小姐(Miss Nancy J. Honeycutt)、帕里斯小姐(Miss Jane Paris)和斯玛尔夫人(Mrs. Carol Smarr)。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1)
序言	(1)
肯尼迪 引论	(1)
韦斯特三世 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描述和列表	(7)
伊梅瓦 权力病理学与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24)
罗毕舍克 雅典人在斯巴达的演说	(45)
汉孟德 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中的特殊与 普遍	(66)
斯塔尔 卷六和卷七的演说辞与事件过程	(79)
麦考伊 卷八中皮山大的“非演说辞”	(101)
韦斯特雷克 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的背景	(115)
斯塔特 普鲁塔克笔下的修昔底德的演说者 ...	(135)
韦斯特三世 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研究文献 [1873 - 1970]	(155)

引论

肯尼迪 (George Kennedy)

[ix] 本书是对古希腊的伟大史家最鲜明的文学特征——“演说辞”(speeches)——的一项研究。“演说辞”占据修昔底德《战争志》颇多篇幅,构成其完整部分。大多数古代史家都采纳了(include)某种类型的演说辞,从完整的辩论(full-scale debates)到会议报告、对话、书信、口信以及其他形式的口头表达。毫无疑问,在被希腊人看作是一部史书的《伊利亚特》中,各种人物的“演说辞”提供了最早的典范。希罗多德接受了(《伊利亚特》开创的)这一惯例。实际上,这一惯例后来一直沿袭到19世纪,但它在此时屈服于科学的纪事概念(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然而,在[这个惯例形成的]传统之中,修昔底德的演说辞非凡而又独特。正如耶伯(Sir Richard Claverhouse Jebb)和米歇尔(John Malcolm Mitchell)所说:“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战争志》的恒久兴趣正是由于这些演说辞,因为主要是通过这些演说辞,伯罗奔半岛战争的各种事实才为那些敏锐的思想所点燃,以至于成为普遍规律(general laws)的各种例证,获得一种对于政治研

究者来说永恒的启示意义。”^①在许多有关修昔底德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找到相似的评论。耶格尔(Werner Jaeger)曾经写道:这些演说辞“是修昔底德思想最为直接的表达,完全可以同无论是默默无闻的还是影响深远的伟大希腊哲人的著作匹敌”。^②

修昔底德希望他的《战争志》能够派上用场。[x]而本文集作为一次编选研究资料的尝试,或许也能够派上用场,以便让人们通过这些研究资料来接近演说辞,进而通过演说辞来接近修昔底德的思想,最终通过修昔底德来接近希腊人的心灵。我们编选了一个附有简短描述的演说辞列表,过去一百年来有关这些演说辞的学术研究著作的完整参考书目(并评论了以往研究所采取的方向)以及针对主题各个方面的一系列文章(我们希望这些文章阐明一些重要的相关议题与问题,说明一些用以研究修昔底德的可能观点或方法)。无论如何,这些论文都是以往未曾发表过的原创性研究,我们不但希望学者能够阅读这些论文,也希望更多的一般读者能够阅读它们。在希腊词语显得有必要的地方,它们都以拉丁化词语的形式被标示出来,引文也都得到翻译。各章作者的观点并不总是一致,这反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优点。至少,我们是诚实的,以表明人们对这个一直存在争议、拒绝被一劳永逸解决的主题,拥有持久的兴趣。这些论文并没有系统地覆盖每一部分,这或许也是一个优点:尽管我们认为修昔底德研究者会对这些内容感兴趣,但我们希望能说服他们

①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书》), 第 11 版, “Thucydides” 词条。

②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希腊文化的理想), trans. Gilbert Highet (New York, 1945), 1: 392。

采用这里提出的一些方法或观点,将之用于研究修昔底德这部著作的其他部分。

这些论文其他独特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们并不孤立地处理演说辞,而是在演说辞的情境中以及它们与前后事件的关系中来进行分析。例如,斯塔尔(Hans Peter Stahl)尝试这样阅读修昔底德,即用叙事(narrative)来阐明演说辞中的思想,而不是用人们可能期待的其他方式。韦斯特雷克(H. D. Westlake)考察了以独特方式引入与总结演说辞的序言与后记,并将它们与特定情景联系起来。其次,同大多数修昔底德演说辞的研究者相比,我们已尝试在更加宽泛的范围内采纳那些在直接话语(direct discourse)中以引人注目方式呈现的演说辞,以及那些或长或短地被间接表述的演说辞。实际上,我们有意使“演说辞”的概念尽可能地宽泛。第三,尽管大多数重要的演说辞都只是被简略论及[例如,伊梅瓦(Henry Immerwahr)和斯塔特(Philip A. Stadter)都思考过伯利克勒斯的葬礼演说,[xi]罗毕舍克(A. E. Raubitschek)考察过雅典人在斯巴达的演说,汉孟德(N. G. L. Hammond)考察过赫默克拉底(Hermocrates)在革拉(Gela)的演说],但《战争志》还不曾有被忽略过的部分。由此,麦考伊(James McCoy)考察了第八卷间接陈述中的演说辞,而人们过去一般认为这一卷根本就没有演说辞!

无疑,我们不能简单地给修昔底德演说辞贴上“装饰物”的标签,认为它的意图在于使《战争志》更具可读性,或阐明事件参与者的个性特征。在偶然情况下,演说辞可能会带来这种效果,但从总体上来看,演说辞非常深奥,非常具有思想性,而且非常缺少个人色彩。我们把演说辞视为对当时问题的阐述呢,甚或还是把它们都视为修昔底德本人的评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演说辞是修昔底德撰写史书之努力中的一

个部分,他希望对那些试图理解各种事件的未来读者来说,这部史书能够派上用场。但是,修昔底德遵循了什么方法?这些演说辞与当时实际演说内容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修昔底德有时将演说辞赋予特定的个人,有时将之赋予诸如“雅典人们”“科林多人们”这样的群体?修昔底德如何选择发表演说辞的场合?在整部著作中,他对演说辞的运用是否有过变化(change)或更改(vary)?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其中一些问题可以得到部分回答,另外一些问题则至少能够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

在《战争志》序言末尾的一个著名段落中,修昔底德本人对演说辞作出评论(I,22)。为方便读者,我全文引述这个段落,采用克劳利(R. Crawley)最初于1874年出版的译文: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辞,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辞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在事件叙事方面,我绝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来检验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xii]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这部没有奇闻逸事

的史著,读起来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所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①

初读这一段落,似乎就可以澄清修昔底德的做法,有助于读者的解释。事实上,它并不能让人满意。在这一段落的希腊原文中,一些关键词语的译法极不确定。被翻译为“就我而言,对它们所要求的东西”(what was in my opinion demanded of them)的句子,其希腊原文是“ta deonta”,或许将之翻译成“基本要求”(the essentials)更加合适,因为后一个译法意识到了希腊人对人性的共同看法。按照这一看法,思想、行动和言辞可以根据人类可能性(human probability)得到预言。另一个比较难的短语在引文中被翻译为“他们真实所说的内容的一般性意义”(gnômês)。对此,罗毕舍克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些看法。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比如同样存在争议的段落结构及它与前后段落之间的关系。尽管修昔底德这段评论有助于我们界定相关问题,但是对于全面理解这位史家的写作技艺来说,一种在阐释方面更加复杂的方法论是非常必需的。我们必须根据刚才引用的这段评论,对实际的演说辞(the actual speeches)及其语境,从它们本身以及它们与其他演说辞的关系来进行考察。本书各章表明,我们有可能得出一些具体的结论,并指出一些有充分根据的原则。我们

① [译注]转引自[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志》,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6 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提供的论文并不是永久的财物,而只是为在下一阶段阐述这位伟大的希腊史家之迷人与深奥心灵的一个贡献。

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描述和列表

韦斯特三世(William C. West III)

[3]最早提供《战争志》演说辞列表的著作是贝拉斯(Blass)《阿提卡论辩》(*Die attische Beredsamkeit*, 1868)的第一版。贝拉斯列出了41篇演说辞,虽然他并未将间接陈述(indirect discourse)中的那些演说辞收入其中,但其列表还是带来一些持久的影响。因为,在耶伯于1880年发表的论文中,41篇演说辞这个数目再次出现于他的列表之中。贝拉斯和耶伯概括性地将这些演说辞归类为商谈型的(deliberative)、司法型的(judicial)和华丽型的(epideictic)三大类,^①进而辑录了1篇华丽型演说辞[伯利克勒斯(Pericles)的 epitaphios],2篇司法型演说辞[普拉特阿人(Plataean)与忒拜人(Theban)在普拉特阿法庭审讯中的演说辞,3. 53-67],38篇商谈型演说辞。他们还注意到两篇对话,即普拉特阿人与阿奇达姆斯(Archidamus)之间(2. 71-74-)的对话以及米洛斯对话(the Melian dialogue),但这两篇没有被收入列表之中。一些演说辞被认为是“战前演说辞”,但它们被收入那38篇商

① [译注]此处分类针对“公民大会”“法庭”和“典礼”三类场合,实际上可以将之理解为“公民大会演说”“法庭演说”和“典礼演说”。